

三从
文
與
我

黃永玉



CBS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博雅天香
CS90087

沈從文與我

黃山書



CS



湖南美術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

沈从文与我 / 黄永玉著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356-7181-3

I. ①沈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5256号

出 版 人: 李小山

作 者: 黄永玉

编 者: 李 辉

策 划: 李 辉 熊 英

责任编辑: 刘海珍 莫宇红

特约编辑: 秦 青

营销编辑: 杜 莎 刘 健

责任校对: 李奇志

装帧设计: 造房田飞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朱金杰 朱 俊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56-7181-3

定 价: 39.80元

穿过洞庭，翻阅一本大书

——沈从文与黄永玉的故事

李辉

序言





“文革”后期，沈从文在黄永玉位于京新巷的家中

《沈从文与我》看似一本小书，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，呼应而交融，呈现出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。因为，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故事，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书。

且让我们先读读他们两个家庭的渊源，读读他们叔侄之间的故事。

翻开这本小书，我们读一部大书。

常德的浪漫

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。沈从文的母亲，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，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，近一个世纪时间里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。其中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——沈从文亲历了黄永玉父母相识、相爱的全过程，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。

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，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，一个是沈从文，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。沈喜爱文学，黄喜爱美术。在沈从文眼里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，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，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，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。根据沈从文的回忆，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

凰的姑娘杨光蕙——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，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——两人很快恋爱了。

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，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：“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，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，这一来，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，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。”更有意思的是，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。每天回到客栈，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，恳请他为自己代笔向杨姑娘写信。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，曾是长官的文书，代为起草文件，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。当读到这篇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时，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。谁想到，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，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。

就这样，两个相爱的凤凰人，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，品尝着浪漫的爱情滋味。一九二三年，沈从文离开常德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，开始他的文学之旅。表兄说得不错，几年之后，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。

沈从文走后，黄玉书仍留在常德。同一年，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。一年后，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（农历七月初九），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。几个月后，黄永玉夫妇将长子带回凤凰。

不用说，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。

漂泊中“翻阅大书”

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。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，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。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，我听到他提得最多、语气颇为恭敬的，总是少不了沈从文。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，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
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。一九八二年，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，随后去他家看他，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《太阳下的风景》。看得出来，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。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，他这样说：“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，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，他的风格很独特，变化也多。”当时，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，对沈从文、萧乾有很大兴趣。这样，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。由此相识，几近三十年。

不少人写过沈从文，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。一九七九年岁末，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，文章的最后一段话，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，感触

良多：

“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。从历史角度看来，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，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岁时背着小小包袱，顺着小河，穿过洞庭去‘翻阅另一本大书’的。”（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）

的确，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。

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。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，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，前往北京。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，到江西、福建一带流浪。两人在漂泊中成长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。

两人有很大不同。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，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，并且在几年之后，以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徐志摩、胡适的青睐，从而，一个湘西“乡下人”，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“京派文人”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。黄永玉则不同。由于时代、年龄、机遇和性格的差异，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，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。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，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阔。在十多年时间里，江西、福建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……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，很难在一个地方停

留多少日子。漂泊中，不同的文学样式、艺术样式，都曾吸引过他，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。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，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。在性情上，在适应能力上，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。

“他不像我，我永远学不像他，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、去痛恨一些混蛋。他是非分明，有泾渭，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。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。我不行，忿怒起来，连稿纸也撕了，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。”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。

“生命正当成熟期”

是沈从文给黄永玉起了“黄永玉”这个笔名。

一九四六年前后，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“黄永裕”。沈从文说，“永裕”不过是小康富裕，适合于一个“布店老板”而已，“永玉”则永远光泽明透。接受表叔建议，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，不再用“黄永裕”而改为“黄永玉”。从此，“黄永玉”这个名字得以确定，沿用至今，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。

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，在我看来，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，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



一九五七年《阿诗玛》插图集出版，书名为沈从文所题



一九六〇年黄永玉为沈从文的专著《龙凤艺术》画的封面

念、风格，其实有着一定差异。我更看重的是，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，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。

黄永玉回忆过，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，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，以给张兆和写信的方式创作《湘行散记》之际。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，匆匆一见，只问一声“你坐过火车吗”，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，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，活跃于上海木刻界。从此，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，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。

一九四七年初，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，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。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，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。

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，还将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和学生，如萧乾、汪曾祺等人，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。此时，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，在木刻艺术界崭露头角，沈从文的这一举荐，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，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

作用。一九四七年在上海，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；一九四八年在香港，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。于是，年轻的黄永玉，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，赫然亮相。

从容

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黄永玉便把沈从文作为他第一个用心描述的“比我老的老头”，绝非偶然。他们之间，实在有太多的历史关联。换句话说，在黄永玉的生活中，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。三十多年时间里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，有了更多的往来、倾谈、影响。

在我的藏书中，有两本有意思的书与他们叔侄有关。一本是一九五七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《阿诗玛》，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，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；另一本是一九六〇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《龙凤艺术》，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，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而画。两本互有关联，恰是那一时期两代凤凰人的文化唱和。

同在一座城市生活，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频繁，颇有惺惺相惜之感。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（后由沈从文抚养）

不止一次告诉我，五十年代以来，在亲友中，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。一次，沈朝慧这样对我说：

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，很融洽。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，我们两家来往最多，每个星期都要聚。我是一九五九年“十一”从凤凰来跟着爸爸的。六十年代，我经常陪爸爸去表哥家。当时，我们住在东堂子胡同，他们住在北京站旁边的罐儿胡同，离得不远，沿着南小街一会儿就走到。妈妈出差，或者参加“四清”去了，我们就去得更多了。爸爸很喜欢和表哥在一起。因为，在我们家里，饭桌上吃饭，妈妈和哥哥们，喜欢谈些社会上的、政治上的事，大哥那时比较幼稚，经常与爸爸辩驳，二哥偶尔也插嘴附和。我向来不关心政治，也不相信任何事。那个时候，爸爸在家里很难沟通，他的情绪一直也很压抑。

老太太晚年有很大改变，变得开朗了。其实，她也很难。做一个名人的妻子，很难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们相互能谅解，与过去不一样了。

表哥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，他总是与爸爸聊很具体的生活的事情，讲开心的事，让爸爸高兴。

表哥也很关心爸爸。有了稿费，就买个圆桌子送来。六十年代，知道爸爸喜欢听音乐，就买个大的电子管的收

音机送过来。

（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与李辉的谈话）

亲情、方言、熟悉的故乡、相同的非党艺术家身份……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，交谈颇深，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。艰难日子里，正是彼此的相濡以沫，来自湘西的两代人，才有可能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。

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、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。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，欣赏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。他写表叔，不愿意用溢美之词，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般高耸入云。《太阳下的风景》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《平常的沈从文》……他以这样的标题，多层面地写活了一个真实、立体的沈从文。

在黄永玉笔下，沈从文平常而从容，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。因热爱美，沈从文才执着于对美的研究。过去，他倾心于文学创作，在《边城》和《湘行散记》等一系列作品中，升华生活之美，渲染或营造心中向往之美；如今，在远离文学创作之后，他又将古代服饰研究转化为对美的发掘。拥有此种情怀的沈从文，与黄永玉有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。

从容，欣赏美，沉溺于创造，这样的沈从文，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。

沈从文写“黄家前传”

姓黄？姓张？哪怕到了八十几岁，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黄家姓氏。自儿时起，他听前辈说过，他们黄家原本姓张，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，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为什么照例刻上“张公”而非“黄公”，原因不明。

不过，沈从文“文革”期间偶然一次“心血来潮”，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，第一章题为《来的是谁？》——“黄家前传”浮出水面。

这是沈从文一次特殊的文学创作冲动——借写黄永玉家族而写湘西的历史沧桑。

一九七一年，沈从文从湖北咸宁文化部的干校，致信河北磁县干校的黄永玉。据沈从文信中所述，黄永玉之前曾致信表叔，建议表叔以小说来写“家史及地方志”。黄永玉没有想到，表叔真的听从他的建议，劳动之余开始动笔，很快写出长篇小说的第一章，并且是以黄家故事开篇。在写给黄永玉以及黑蛮、黑妮“两小将”的信中，他充分论述对以小说写历史、写故事的文学见解，自信但不